

# 第一讲

## 给教育一点形上的关怀

刘再复先生在《红楼梦悟》中这样说到写作的三个层次：第一，用脑写作，就是理智的加工、码文字。第二，用心写作，倾注了自身的情感、热情，用心去感悟、发现。第三，用生命来写作，典范就是曹雪芹，就是完全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其中，写作本身就成了一种生命的思考、磨砺、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写作的高度就是一个人生命的高度，就是一种人性的高度，当曹雪芹的思考超越当下、历史、家国境界而进入宇宙、生命、永恒这样一种大境界的时候，他的写作就散发出了一种生命的形上的芬芳、一种形上的魅力，《红楼梦》就成了文学史上至高至



美的杰作。

研究跟写作是相通的。这就提示我们，研究与思考是一个不断地向内转向的过程，从用你的眼睛去思考发现基本事实，到用心去体验，到用你的内在的生命去感悟、沉浸，抵达生命的至高境界，到这样的层次，研究与写作就成了你生命的表达。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眼睛所看见的一般性的认识上，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的思考其实还停留在柏拉图所说的可见世界之中，停留在现象的世界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更好地理解教育，认识教育，除了对教育有现象世界的关怀或形下关怀外，我们更需要一种穿透力，透过教育的现象世界，抵达教育的“可知世界”，给教育一点形上的关怀，从而让我们对教育的思考以及教育的实践本身能超越当下、超越一时的功利，而达到永恒，达到对教育的本真性追求。理想的教育、本真的教育是不可能被彻底实现的，但我们可以去接近它，可以在内心去仰望，从而改变我们的日常生命姿态。

教育研究是一个心智的事业。它不是一种纯粹理智的工作，就像工厂里加工产品一样。如果只是一种理智的工作，研究就成了一种制作，一种现象世界中的思维逻辑的加工。给教育一点形上关怀，就是这样一种超越现象世界的教育，超越日渐实在的教育，努力去追求教育本真的尝试。这是一种意向，当我们关注研究的方式、关注研究境界提升的时候，其实首先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 教育何以要有形上关怀

我们今天的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几乎就是一个应试的工厂，教师、学生已经被这种应试教育所填塞，学生感受不到教育本应具有的那种体贴生命的必要温情。原来是后进生厌学，现在是优等生厌学之人不在少数；原来是薄弱中学厌学，现在重点中学厌学也比比皆是。这一现象表明，我们今天的教育正在远离对学生生命的悉心呵护，教育没有促成生命世界的敞开，这样的教育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其实是外在的，我们的教育中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事实，就是把学生看作物，看作升学竞争的机器。学生的物化也就是教育本身的物化，教育成了一种确定性的追求。而生命是自由的，或者说生命原本是需要自由的，由此而来，教育乃是闲暇的艺术。为什么？因为闲暇能充分地敞开生命的自由，让人受到良好的陶冶，当教育物化、实在化，教育就早已不是闲暇的艺术，而是应试的技术。当然这门应试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回到家之后各种家教辅导考级，同样是应试的基本形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教育成了学生为了赢得更多未来竞争资本而不得不接受的苦役。

我们今天的教育必须要面对残酷竞争的事实，教育不能过于理想化，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缺少教育理想的呵护。没有理想的教育可能是高效的，但必然是平庸的。所以当我们整体教育过于迎合竞争的现实而失去了必



要的理想呵护的时候，教育的平庸化就不可避免。教育的平庸化，实际上就是在走向非教育，非人的教育。这样的结果是学生整体人格的平庸化，换言之，就是让学生的人格始终处在当下、现实的框架之内，他们的生命缺少了对现实的必要的超越之维，他们的精神空间是狭窄的，他们很难拥有成熟的人格。

蔡元培早在 20 世纪初就提出“五育”，前“三育”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乃是基于现实的教育，以美育为桥梁，达到超越现实的世界观教育，在那里，个体获得人格的完成。蔡元培的教育理想清楚地告诉我们教育必须要引导孩子们从现象世界超越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引导个体以完整、成熟的人格来面对世俗生活的变化多端。现在谈论甚多的“80 后”教育问题其实就可清楚地看到这点，由于他们更多地是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虽然享受了相对更好的社会与教育条件，拥有了更多的知识、技能与社会适应方面的优势，但单纯的社会技能的适应并不足以保证他们积极的生命状态，一旦遭遇挫折，就使他们略嫌扁平的人格难以面对，因为他们无法把自我从周遭的现实生活中超拔出来，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走出自己在现象世界中的“烦”，以成熟的人格应对周遭的一切。

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成人，个体成人的过程并不是对当下个人周遭现实生活的简单适应，而是精神成人，是个体人格的完成。教育必须要在立足现象世界的同时，有超越的意向。人不仅是事实性的存在，更是精神性的存在。人



是一种有格的存在，有尊严的存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启发、确立个体生命不可动摇的尊严。成人本身就具有形上意味。“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教育的形上关怀就是要超越教育的技术层面，去领悟教育的真谛，领悟教育的“道”。形上关怀引导教育超越单纯的知识技能的授受而敞开个体人格完成的方向，使我们的教育实践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中心，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是有灵魂的教育。

这里还涉及到理念与实践的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与“无”的关系的问题。我们栖身在“有”的（现象）世界之中，我们的身体处处是与“有”打交道，但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我们的身体在与“有”打交道的同时，我们的精神也随时在与“无”打交道。“无”也就是理念，也就是非现实，“无”其实也是一种存在。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握现实之“有”，同样要把握在现象世界之上的超越性的“无”。所谓“无中生有”，这是个很有哲学意味的成语，“无”可以生“有”，“有”生于“无”，理念可以生长出现实，现实是理念的外化，你的行动就是你的理念的敞开。对于个体而言，正是因为向“无”的敞开，才使自身可能不断地超越实有，不至于停留在当下的水平。因为“无”在引领着他，不断敞开他的实有。一个人缺少精神的形上的关切，在现象世界中就很难避免自我的迷失，我们常说一个人要把握方向就是这个意思。

教育的形上的关切，就是要避免我们身处形下教育生活之中的迷失。教育的形上关怀，给我们的教育行动提供



一种理念的引导，让我们深陷现象世界之中，深陷繁杂的教育事务之中的同时，也不失内心的教育本真的引领。在一定意义上，教育哲学是一种无用之学，它关注的是现实教育之“无”，是无用之用，是大用，而不是技术性的小用。教育哲学试图开启的是智慧之门，而不是教育实践中的实用技术宝典，教育哲学的学习需要学习者以自己的心智去接近，而不是去获取一种随手可用的技术。这就往往使得缺少思维习惯的人，很难走进，也害怕走进。教育的形上关怀，就是要改变我们生命的状态，提升我们生命的状态，让我们从一种事实性的、技术性的存在之中，走向精神性的、艺术性的生命存在方式。教育实践的过程是师生共同的精神的历险，形上的关怀让我们勇于从周遭各种现实压力的挤迫中，找到生命自我发展的方向。历险意味着个人与社会之间有着必要的张力，教育就是要引导个人来担当这种必要的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的敞开中，生命获得全面的锻炼、激励，生命的潜能得到激发，从而极大地拓展教育生命关怀的可能性，而给个体人性以丰富的陶冶。一句话，教育的形上关切就是师生共同推开通往人性卓越的窗口。

我们强调教育研究的审美化、人文化、历史化，强调教育的思考要有大视野，不要局限于一时的功利，要从当下中去触摸永恒，用一种直悟生命、直悟教育本真的方式。与此同时，又要把这种关切落实在教育的细节之中，有大胸怀，从小事做起。现在的教育是培养小聪明的教育，在可见世界中提高理智的水平，包括大学的培养模式



大抵都是如此。西方的通识教育就是要启迪生命的智慧，敞开个体的心智水平，夯实人格的精神底子。大学的个体意义，正在于通识教育对个体人格精神的历练。通识教育在教育整体之中，是教育形上关怀的一种重要的实践形式。

## 教育的形上关怀：尊严与幸福

所谓教育的形上关怀，其实质就是在任何教育实践中，都要透过可见的教育事实去把握教育的本真目的，探询教育的根本指向，促进教育意义的生成，使得我们的教育实践成为有灵魂的实践。教育的根本指向就是要启迪、培育个人的尊严感与幸福。教育的形上关怀，核心就是两个词：尊严和幸福。

何谓生命的尊严？《哈姆雷特》里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生命的尊严说白了就是生命存在的理由，以及对这种理由的守护。换言之，生命的尊严就是一个人把自我人生建立在自我对生命目的的认识与实践之上，我的人生是建立在对自我生命目的与根本价值的确认与维护之上。一个人守护自我生命的目的就是守护自我做人的尊严，对个人生命尊严的侵害就意味着对个人生命目的和存在意义的一种剥夺，生命尊严的危机也就是个人生命存在目的与意义的危机。



生命的尊严有两个基本层次。一是寻找尊严。人的尊严有两种形式：类的尊严和个体的尊严。类的尊严是相对于自然世界而言的，意味着个人用人类文化的精神提升自我生命的尊严，让自我超越动物世界之上；个体的尊严则是独立、自由、自主的个体性的发展。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一个成熟的个体总是意味着他是充分类化的个体，所以一个有尊严感的个人绝不是狭隘的个人，而是能把自我与人类文化精神充分融合、体现之人。那种简单地强力来维护自我尊严的人，恰恰是自我尊严并没有很好地确立。我们今天，常有人动辄脾气大发，要么大打出手，以显示自己的尊贵，其实这恰恰是个体作为人的尊严的堕落。当一个人要靠外在的强力来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时候，本身就意味着尊严的贬抑。所以，真正的教育就是要把做人的尊严植于个体内心，植于生命的深处，而不是外在的强力。这就是寻找尊严。

第二是要维护尊严。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难免会陷于各种纠葛与遮蔽之中，使得生命的目的没有办法很好地显现出来，导致人格的矮化和尊严的萎缩。侵害生命尊严的因素是多样的：一个是时尚与流俗。它们会把人的生存状态扯平，这就是生存的均一化，个体主动放弃自我于流俗之中；一个是欲望。人的欲望的膨胀会迷失人的自我，导致自我人生目的的迷失，人就成了欲望的奴隶，欲望宰制着自我，这时个体人格是萎缩的；一个是权威。对权力与权威的迷信以及对两者的臣服，导致一个人不能守护自我尊严。其实，还有一种形上的迷失，哈姆雷特的迷失就







利论为基础的幸福，是建立在快乐之上的幸福，这种幸福直接指涉的是现象世界的幸福，是建立在个人身体感觉之上的。第二个层面的幸福是存在层面的幸福，是个体存在完满的幸福，是一种带有形上意味的幸福，是个人立足现象世界而又超越现象世界所获得的一种存在的完满度的幸福。一个人在何种程度上拥有并实践他的本真自我，他就显现出何种程度的形上的幸福。这个层面的幸福是存在的幸福，是德性的幸福，它直接关涉的不是现实的快乐，而是人格的完满。

这里是两种幸福，一种是世俗的幸福，还有一种是带有形上意味的幸福。世俗的幸福通过提高个体的现实生活的能力来实现，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就是力量，通过知识的教育来开启、提升他们现实生活的能力，这就是我们现在教育所追求的核心，这是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此外，教育要关切个体人格的完成，以德性的美好来获得人生在世的

1986年师范毕业合影



幸福。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我们很难理解特蕾莎修女的幸福，我们也很难理解贾宝玉、林黛玉的幸福，他们的幸福表现出一种浓厚的形上意味。特蕾莎修女有句名言：“活出基督来。”她把自我看成基督在世的见证，生命的过程就是在实践基督的精



神，她的生命痕迹在深深融入周遭的弱势环境之时，处处显现出一种形上的意味。

在今天，我们也要有世俗的幸福，教育必然也必须关切世俗生活的幸福，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是不够的。幸福当然是教育永恒的主题，但我们还是要追问到底什么是幸福，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从幸福的视角言之，它可以解读为，我们要有形上关怀地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一方面去获得世俗的幸福，一方面去追求形上的幸福，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是“诗意地”“栖居”。诗意是向上的，栖居是向下的，过多地沉迷于世俗的、向下的、肉身的幸福，那就陷于柏拉图说的“猪的城邦”的幸福。作为人，我们还要追求形上意味的幸福，这也是我们免于人生的迷失、更好地享受世俗生活幸福的保障。

尊严感与幸福构成教育的两个永恒的主题。真正的教育就是要引导个体找到自我生命的尊严，立足现实世界，在追求世俗生活的幸福的同时，逐渐达到德性的幸福。其实，尊严是比幸福更基本的要素，教育首先是启发个体的尊严，然后再把个体引向幸福的生活，并且敞开个体幸福人生的路径，这种路径不是单一的、局限的。这两个主题就是教育形上关怀的主题，正是因为对尊严和幸福终极目的的守护，教育才表现出浓郁的形上意味。



## 走向形上关怀的路径

形上关怀是以形下关怀为基础的，教育不能理想化，形上关怀必须立足于教育的现实，形下是形上关怀的基础。对教育而言，形上关怀的内容有两个方面：第一，提高个体世俗生活的能力。教育不能过分浪漫化，完全淡化知识、技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在我们的背景下教育不可能完全生活化，杜威的教育生活化也有它的缺陷。第二，从教育而言之，教育要适应充满竞争的现实。我们今天的教育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教育水平，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只能是渐进的。我们谈论教育的形上关怀意在纠偏，是要补充当下教育的缺失，而不是替代，是让置身于忙碌之中的教育个体心怀一种教育的形上关切，从而保持一份对教育的朴素、本真的情怀，把学生的发展引向积极健康的方向，提升教育的人性意味，扩大教育对人性陶冶的深度与广度，通过教育启迪、培育优良的人性。

这是我们谈论教育之形上关切的基本的态度。形上关切如何可能？一是面向现实，二是面向生命的本真。意识到教育的生命关怀，才是教育的本真关怀，引导人去认识生命，丰富生命，提升生命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与此同时，生命不是在纯美的状态之中，生命又是现实的生命，生命总在现实的挤压之中。特别地，在今天，生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现代性的难题，就是去神化时代所带



来的生命的虚无。如何面对生命的虚无乃是今天教育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教育形上关怀的一个关键的主题。我们曾经讲到学生厌学、自杀等现象的出现，都是教育中的个体生命的虚无没有得到及时的引导、救治的表现。虚无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破坏，青少年违法犯罪事件的频频发生，口无遮拦，从生命结构而言，都是他们心灵世界虚无的表达样式，是一种逃避虚无的表现形式。引导学生以厚重而成熟的心灵世界，去面对生命的虚无，就是一个十分紧迫的教育问题。

海子两首诗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启迪，一首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首诗里所写到的每个意象都是超功利的，它直接给人提示的是对审美的呵护，是对生命本真的最朴实的理解，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在人世获得平凡的、本真的幸福，我们要不断回归生命的本原。这首诗是直接进入主题，点



明最本原的幸福，也就是生命的基础，自然、淳朴、爱的依恋，一种纯粹的幸福，一种接近生命本原的幸福体验，这是它基本的意向。同时，诗中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这种忧伤是一种被虚无击中的忧伤，“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在忧伤中的憧憬与绝望中的美丽幻象的呈现之中，显明个人对虚无的毅然承担。这一刻的海子具有一种准基督的意味，达到了一种宗教的高度，海子完全把自我暴露在虚无的绝望之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把美丽留在心中，肩上承担的是虚无，期待身后的人们都能在现实获得幸福，把光明留住，肩住虚无的闸门，把美丽留在身后。也正是在这里，诗人海子显现出一种独特的生命姿态，一种拒绝被现实同化，宁愿把美好放在心中、个人独自去承担人世的苦难的生命姿态。所以，海子的死是一个形上的事件。我们很难用世俗的眼光来评价海子的诗，担当虚无，置身虚无的绝望之中，表现出一种浓郁的弥塞亚普世情结。这首诗启示我们，教育要引导人面对虚无，关注人的本真的幸福，教育要始终留有一份朴素的生命情怀。

如果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从生命的本原性存在之关切入手，那么《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则可以说是直接从生命的虚无感入手，这种虚无既是一种置身戈壁的个人当下的孤独与无助，同时也是对当下人类存在之虚无境遇的形上感悟，并由此而展开对虚无的隐约的害怕、抵抗，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



### 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  
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  
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  
于他自己/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  
心人类，我只想您

读着这首诗，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我实在一时难以说话。这首诗悲怆的程度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更深，诗人一开始就把自己置身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戈壁就是“我的抒情”，“我的草原”，绝望成了希望，虚无成了心中的实有，他把虚无全放置于个人心中，期待一切复归自然。在担当虚无的同时，他又对人世充满了依恋，他想念心中的姐姐。在这里，姐姐具有形上的意味，是一种温暖的心灵关怀。为什么是姐姐而

1990年考上大学离开曾经任教的乡中学时学生的留言

感谢你，老师……  
——覃美香

我送您忘不了你对能对同学一视同仁  
——刘五辉

思 永  
——杨剑平

刘老师我敬重你  
——胡唯男

永存……  
——周祥利

成功基于自信，祝您成功  
——覃美香



不是妹妹，因为姐姐意味着包容、温暖；为什么是姐姐而不是哥哥，因为姐姐是柔性的。在这里，海子传达出他置身绝望与虚无，但却对人世满怀依恋的理由，那就是依恋姐姐，姐姐象征着爱、温暖、美好的生命期待。对姐姐的依恋就是对生命之爱与美好的期待。在这里，置身极度虚无体验中的海子在绝望地担当虚无的同时，实际上是在暗示我们生命突围的路径，一是对自然的依恋，把戈壁抒情化，是把美丽的戈壁、草原当成自然与大地的象征；一是对姐姐的依恋，姐姐就是爱与美好的象征，姐姐不仅是实指，也是虚指，是一种精神性的姐姐，形而上的姐姐。对姐姐的呼唤就是对生命之家的呼唤。

他愿意挺身而出，担当人世的苦难，但他也真诚想望人世的幸福。正如《金蔷薇》“夜行的驿车”结尾中安徒生所说：“我为我的童话，付出了一笔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法估计的代价。为了童话，我放弃了自己的幸福，并且白白放过了这种时机，那时无论想象是怎样有力和灿烂，也该让位给现实。我的朋友，要善于为人们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去想象，而不是为了悲哀。”安徒生为他的童话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回过头还是忍不住回望想象中的爱情。海子同样为了他的诗歌以及他诗歌中所呈现出来的生命期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海子的生命史同样传达出一种深深的形上关切。我们今天的教育必须要面对海子的伤痛，面对海子刻骨铭心的眼泪，他是在用自己生命深处的伤痛给现代人提示一个问题：要给生命找家。





## 教育的高度就是人性的高度

1953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曾被爱因斯坦誉为20世纪杰出的完人的阿尔伯特·施韦泽，30岁时放弃了在欧洲宗教、哲学、音乐各领域的锦绣前程，宣布将奔赴非洲丛林，做一名乡间医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毅然学医，38岁学成，于1913年4月6日，以医学博士身份，偕妻子海伦娜抵达当时的法国殖民地，赤道非洲的兰巴雷内，建立了自己的丛林诊所，义务为当地居民治病，直至与世长辞。他的医院一点都不现代化，看上去像一个非洲小村庄，除了手术室、检验室，病房里甚至没有电器，但亲历其间，会发现它的规划十分合理，分区布局，服务流程都十分地人性化、本土化。他的保守与固执使得他的丛林医院在高度技术化与高度组织化的医学时代里保持了对病人个体的尊重与人性的温情，以及在适宜技术处置下，低支付条件下的一流疗效。（王一方：《医学人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施韦泽的医学实践就是一种充满着形上关怀的人文化的实践，体现了对人性的呵护，而不是以彰显现代医学技术为中心，使得这种人文化的医学实践，即使是在非洲丛林，依然能够给予病人以完整的生命尊严。正是施韦泽自我人性的高度奠定了他的医学实践的精神高度。

如果说医学是给不健康的生命以尊严与幸福感的重